

著作权与版权界定

文化产业创新之痛

■ 本报记者 张艳蕊

剧本版权界定之困

国家版权局于2012年3月31日公布并向社会征求意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下称“草案”)引发了文艺界大讨论,连日来著作权涉及的各利益相关群体不断对草案中的部分条款提出质疑。

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研究会理事、中国版权协会理事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王迁在谈到我国《著作权法》的主要问题时表示:“事实上我们的《著作权法》经过数次修订后,已经完全符合国际公约的要求了,与发达国家相比较,至少达到了相近的保护水平。问题是在于我们的著作权法的规定比较原则化和抽象,在实际运用中不太好用,也不好操作。我们这个著作权修改草案即使全文通过,也就80多条,而发达国家著作权法的条文数量就多得多了。澳大利亚《版权法》就有672页。因此,条文的精细化,是未来著作权法的发展方向。”

很少有人注意,“甄瓠之战”内幕的背后,剧本著作权与版权界定可能是这场热闹的“演艺大战”之关键。因为无论电影剧本也好,还是电影也好,都是属于文学创作和艺术创作的范畴,其最大的特征是无法进行标准的量化,没有判定正、伪的准则。到什么程度算剽窃,到了什么程度又算“雷同”,根本没有可遵循的依据,更缺少明文法规的支持。

据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电影业内人士介绍,大陆的影视同行有一个共性:无论是好导演还是实力派的演员,都是非常看中剧本质量的。真是遇到好本子,一些有眼光的实力派演员甚至愿意降低自身酬来出演。尤其是学院派出身的电影人,对剧本创作一向严谨和负有极高要求。但同时目前电影行业剧本创作却一直一道门槛,究其原因,是没有一个好的创作环境。

据了解,一个电影项目的立项审批,在很多年前俗称“双审制”,即先是剧本的审批立项,拿到电影局下发的拍摄权后,制片方和导演才可以组建剧组,合法拍摄。如果没有通过审批或者压根儿就没去审批就私下建组拍摄了的,这个就属于地下电影,俗称“黑片”。后来,国家广电局和电影局简化了电影剧本的报批审查流程,即制片方去立项报批时,不必把完整的剧本内容、人物设定等资料全部提供给主管部门,只需要提供一份剧本故事梗概,甚至更简洁的剧本纲要内容就可以了。

这个简化审批流程政策给电影创作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其副作用就是,提供了一些灰色地带。如果某方面剽窃了别人的剧本创意,然后改个片名,同时把主要人物角色的名称也改掉,再在剧本情节梗概中加以文笔修饰的话,那么完全可以改头换面,成为一个崭新面貌的剧本,轻轻松松通过剧本报批这一关。

业内人士举例说,若真如檀冰所说,《终极解码》被对方改成了《特殊身份》,假设拍摄完后上映的《特殊身份》中多个桥段、情节和人物对白等等,与当初的《终极解码》的文学剧本与分镜头剧本出现大量的“雷同”现象,那么檀冰以此为依据,向电影局和国家广电局提出申诉的话,过程也是非常困难的,操作层面上的“无法界定”以及法律层面上的无法可依都是障碍。



王利博制图

文化人的跨界考验

中国电影复制了苏联模式的国营电影制片厂特色,剧组拍摄采取的是“导演核心制”。但是最近20年已经和国际接轨,基本过渡到商业化的“制片人/明星核心制”上。

商旅

和苹果的情感关系

■ 田溯宇

与苹果的关联开始于1988年末,我刚去美国西部小镇Lubbock读书,过第一个洋节“感恩节”。晚上走到了系里的计算机地下室,第一次看到Macintosh。当时还是计算机盲,打开它,出现的屏幕是一张“笑脸”。家乡孤独与前途茫然的心似乎找到了一个对话者。

由此开始寻找关于苹果与乔布斯的书藉,试图了解这个“笑脸”背后的故事。校园中恰好有一个苹果店,成为我当时最好的消遣去所。第二年打工和奖学金有了余钱,冬天圣诞节前从朋友处买了一个二手的Macintosh(约400美元),如同找到了一个伴侣。那时它还没有内置硬盘。又下决心买了一个20MB外置硬盘。满足、幸福,觉得“笑脸”后会存储我想要的所有知识,是我大脑的延伸。

后来看到他把自己初创的公司解雇了,大惑,读各种报道,也搞不明

白。读了解雇他的CEO John Sculley出版的书《Odyssey》,悲从心起,对他更认同,更感觉他是如同书名一样像个古希腊悲剧化身。接着又看到他创立Next公司,深信某一天他一定会东山再起。

我们这一代人创业,榜样不多。从亚信到网通,在困难的日子里,苹果与乔布斯的故事,都是取之不尽的精神食粮。2001年,在旧金山城区大楼上看到的一个巨大的“爱因斯坦像”,think different(不同凡响)广告语和一个小红七彩虹苹果标识。我内心热血沸腾,英雄又归来了。

读到他在斯坦福毕业典礼上的演讲,更是迫不及待与朋友分享。2006年年底,忽然收到我硅谷一老友电邮,说乔布斯想找个中国人见一下,谈一谈中国市场。惊喜之余,也犹豫见到这个自己多年的内心偶像会不会失望,如何与他交谈。我带了本当时的《生活》杂志,那里有他的大头

像。后来iPhone的巨大成功,他的精神与故事全球传播。他的病使人感叹命运的无奈与力量。但内心总是想,上帝不会让这样一个人去去世吧?iPhone及iPad在实现他个人电脑开始的理想“empower people”——“让每个人有力量”。2011年5月份他推出 iCloud,似乎是他理想彼岸的终点。“云”将使知识无限存储,再没有我当年20MB的限制。知识便宜、方便地获得,就是他的梦想,也是人类文明的进步标志。

在感叹人生悲剧的同时,也不能不赞叹人类的伟大,在这个面临挑战,缺乏英雄与领袖的时代,璀璨的天空上仍有乔布斯这颗明星,它跨越文化、地域、政治等各种禁锢,照耀着所有人。每个心怀梦想者都让他的光芒照亮自己的路。

(作者系中国宽带产业基金董事长)

电影是一个产业,商业电影运作就是一个企业生产经营一个产品的过程。一个电影,从前期筹划到最后能杀青,再到上映,长的可以延续2—3年,是一个累人又累心的工作。

在此,文化人需要有跨界的能力,为筹拍电影凡事要亲历亲为,但不代表每件事都能做好,这里面肯定就会有事倍功半的时候和被坑蒙拐骗的时候。

有业内人士感叹,中国电影生态圈的如此不明朗,年轻电影导演编剧生存环境的不乐观,就在于我们身处的是一个没有多少规则,却有太多潜规则的环境之下……

在这种环境下,如果知识产权还不能得到有效保护,那么最后,原创作品将越来越少。最近引起热议的《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46条、47条、48条中,关于使用时不经著作权人许可的规定,引起强烈反响甚至误读。

业内人士断言:如果中国的剧本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得不到真正解决,中国电影业的崛起只能是无本之木。中国有一种文化——“创新性抄袭”,即在模仿中创新,先模仿后创新,这是最近腾讯在面临“腾讯企业QQ抄袭imo、腾讯抄袭网易新闻客户端”的指责中一直提及的词语。

虽然,一点两点奇思妙想,一个两个功能,都不能保证不被抄袭,只有价值层面的差异,才会导致竞争对手不会来抄袭,因为他们觉得不值得,或不认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不能说是完全的创新,只能说“我先做的”,但是也有业内人士指出,创造性抄袭也是抄袭,抄袭是没有技术含量可言的,是丧失自主创新能力的一种表现。最主要的是,这种抄袭的文化将导致不再有人做原创。

文化的抄袭可能还是个案,但如果抄袭文化盛行,那可就是创新的灾难了。

2012年4月26日,我们将迎来第12个世界知识产权日。今年世界知识产权日的主题——“天才创新家”,希望创新能为中国文化产业带来新的活力。

镜鉴

企业家放弃“诱惑”

■ 江雪

两个消息引起注意:一是民营企业万达创始人是否落马?二是民航腐败风暴“进入尾声”。似乎是什么消息并不那么重要,因为每天都上演这样那样的“腐败戏剧”。

关键是答案。

精神上不做懦夫

首先看大连万达集团对近日网络上关于“董事长王健林被限制出境等传言”的《声明》:集团成立20多年来,始终坚持不行贿的原则,官员腐败从未牵扯万达。

该声明表示,每年上门邀请万达去投资的城市近百个。早在15年前,万达大规模跨区域发展时,为防止各地公司出现风险,集团出台专门制度,取消全集团现金支付科目,所有财务无法支付现金,同时集团对财务系统实行人、财、物的垂直管理。万达早已从制度上杜绝了行贿。

虽然需要时间证实,但这个有理有据有数字是消费者最想快速得到的真实回答。

公众期待他不是精神懦夫是勇士。多年来的努力已经使得公众接受了这个事实。但是,公众的心理何以脆弱到如此程度?想必企业家们心里最清楚。地产业不是垄断行业,王健林也不是国有企业领导,但是企业家、企业高级管理者的腐败现象已经成为公众“眼中钉”。很多国有企业干部、政府干部的“落马事实”都与地产企业家相互牵连。地产的暴力和相对“垄断”成为“腐败地”。

不是懦夫的企业家中国很多。很多默默无闻的企业管理者之所以一辈子在企业高管位置上工作到退休,就是把自己“简单地当做一个工人”。

咨询公司做过这样一个调查:传统行业老板的“腐败现象”相对少很多。他们接地气时间多,与员工一起工作多,能够经常体会到手中的权力是组织和员工们“赋予”的责任”。而垄断行业的高管们“高高在上”,经常往来于世界各地的繁华场所,利益交错之间渐渐丢失“地气、人气”,整天演绎商业“无间道”。

华为的任正非有一点闲暇时间就写自己的童年,写自己的父母情。他用这样的方式提示自己:勇士不是商场上的杀手,勇士是给人类创造美好技术、美好生活理念的。商业可以不温情,但是技术和服务业一定要体现出企业家对社会和人类的温情的。

看来,企业家需要“高瞻远瞩”的事情很多。路依然漫长。

自己消灭“机会”

再看中国民航消息。由于宇仁录等案件的终结,民航系统内一场持续了近八年的反腐风暴基本终结。法律专家们一致认为:民航反腐风暴射出包括航班时刻分配、财务资金管理以及行政审批、工程建设招投标和物资设备采购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监管严重不足。此弊端不除,寻租行为仍旧难以避免。

根本问题在于利益的垄断。让我们看看事实:2007年至2011年,民航系统内被移送司法机关者36人,其中各部门“一把手”占到了85%。

“十一五”期间,民航固定资产投资预计总规模为1630亿元,其中机场建设1400亿元,空管建设110亿元,安全设施建设50亿元,科教信息70亿元;2008—2010年国资委也向三大航空公司直接注资上百亿元。

一方面是干部落马的数字。

一方面是“机会成本”的数字。2005年至2010年,民航系统内大大小小的腐败案件就没有停止过。如此“资金高度密集和大的成长空间”背景下,民航业的寻租机会怎能不多?他们如何抗拒诱惑?宇仁录自己承认:“机会多多。不给自己圈子人赚钱那是艰难些。”

可悲可笑的是制度还是人的弱点?李家祥在2011年反腐倡廉工作会议上如此感叹:民航被查处的违纪违法案件曾一度让社会震惊。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腐败分子在监狱里忏悔,我们也在反思,总结经验教训,亡羊补牢,未为晚矣!

真的就能够亡羊补牢吗?

通过反思和总结,李家祥发现:“是重点领域、重点对象、关键环节、关键环节的权力行使失去了监督制约,或者监督制约不够有力,存在廉政风险漏洞,给原本就有腐败动机的人提供了腐败的机会,腐败行为就这样发生了。”

是的,先有了漏洞,再加上人的动机,再加上机会,这就是腐败链条上的“先决条件”,也是毁灭国有企业、垄断行业高层管理者的“火坑”。

准确把握服务方向

经济学家为什么呼吁改革?因为航空公司行政垄断“厚公薄私”使得个别被监督者腐败了,个别监督者也腐败了。

我们看到更坏的事实不仅仅中国有,美国也有。3月13日,高盛集团前执行董事兼欧洲、中东与非洲区衍生品业务经理格雷格·史密斯在辞职后给了老东家致命一击:现在的环境是我见过的最有毒、最具破坏性的。

从2003年的“中航油事件”和2009年的希腊债务危机看,高盛就已经宣告了“道德的破产”。

服务本是正常的商业内容,是企业经济效益实现的正当手段;但是“服务”如果被误读为可以“不择手段”地去满足消费者,那将是不幸的。

任何服务企业的道德破产必然带来整个企业的最后失败。

“用设计思考一切”的商业思想里就要包括设计“道德底线”和服务准则: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就要抽取管理者的“垄断权力”奉献给公众而不是个人和圈子团体。因为任何权力都带有一定的风险。风险和奉献两个字,值得管理者深度思考。

垄断行业的改革需要时间,但是企业家个人,作为社会的宝贵财富,更要加强自身道德管理。台湾台达电器董事长郑崇华在台湾声望很高。他一直以来对内地企业家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底色。这个底色是人的基调。以低调创业、发展为自己底色的郑崇华对人对己都是极其严格的。所以当他说出“苹果没有什么了不起”时,没有行业人惊讶。他对于市场的“垄断”来自千于百的技术、文化贡献。《哈佛商业评论》繁体中文版总编辑张玉文在执笔其回忆录时感慨:“一个千亿级的企业大佬,1988年就上市的企业老板最爱读的是客户年报。意图就是发现机遇也发现危机。”

企业家端正服务态度首要前提是“企业责任”。

纪念日

(4月17日—4月23日)

1998年4月21日

中国政府取缔传销

■ 本报记者 张艳蕊

自1990年11月美国雅芳公司在中国大陆广州营业开始,正式开启传销业在中国发展的序幕,伴随着大批外国传销公司的陆续跟进,中国大陆随之引发一场大规模的传销致富风潮。

但由于当时市场还未发展健全,所以在这股趋势下,很多人盲目跟进,整个尚未成熟的市场一时之间适应不良,许多非法传销业(俗称老鼠会)就于此时趁机崛起、蛊惑大众;让人民倾家荡产、血本无归,造成了许多社会乱象。

诸如此类问题层出不穷下,1995

年10月国家开始全面整顿传销业,1996年4月,通过第一批合法的41家公司,直到1997年1月公布《传销管理办法》,传销业才开始有一套可依的规范。

在一些传销商类似邪教的蛊惑和鼓吹之下,人情就成了发财优势。一个小镇上的妇女,把自己刚生下的婴儿卖掉,拿到9000元钱加入传销,一批批下岗工人,把家中仅有的积蓄拿出来买几千元一台(事实上只值四五百元)的传销产品;一些农民卖掉耕牛,不事农活,拿着一筐筐鸡蛋和棉被到遥远的外地参加创业说明会。

然而,没有一个人通过做传销发财。除了一些心黑手辣的不法传销

商通过办班、赚人头费等手段攫取了暴利之外,绝大多数传销商成了他们致富的垫脚石。

1998年4月21日,几近疯狂的传销业被取缔。中国政府宣布不再允许任何形式的传销经营活动,已批准登记的最迟应于10月31日前办理变更或注销手续。至此,从1990年中美合资雅芳有限公司将传销引入开始,传销的路在中国走了9年之后走到了尽头。

此举对雅芳、玫琳凯、安利等传销商来说无一不面临空前的经营考验,在无法就此抽离经营多年的大陆市场情况下,各跨国传销公司唯有调整经营形态,开始转战零售通路。

一周史记

4月17日

1992年,中国第一个新型的、现代化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上海宝山钢铁总厂二期工程建成投产。

4月18日

2007年,时速达200公里的国产高速动车组“和谐号”面世。

4月19日

2004年,“长征”二号火箭成功将“纳星一号”卫星送入太空。

4月20日

1999年,中国摧毁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走私集团——厦门远华。

1999年,中国第一家经营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在北京成立。